

洛
春
秋

豫西民间儿歌

□记者 孙钦良

豫西儿歌当中,有些内容并无实际意义,纯粹是语言游戏,是借助儿歌来训练小儿口头表达能力的,是孩子“嘴巧”的儿歌。

让儿童“嘴巧”的儿歌



(资料图片)

我市民间文化研究者蔡汇川先生,今年已经65岁了,但张嘴便可背诵儿歌。他说儿歌有一个基本功能,就是训练儿童的口头表达能力,拿老百姓的话说,是“让孩子嘴巧”。

通常情况下,幼儿牙牙学语,需从单词开始,但这种学习,即便是一个字,也常常以叠字的形式出现。譬如爸爸、妈妈的称谓,其实用一个“爸”字、一个“妈”字,已完全可以表达角色内涵,儿童却不干,他们非用叠字不可,他们是喜欢一种节奏,在这种节奏中,他们学习语言会更容易一些,也会进步得更快。

蔡汇川先生背诵了一首儿歌: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喝,下不来,喵喵喵,猫来啦,叽里咕噜滚下来。”他说:“这首儿歌一路念下来,你若说它有教育意义,我看有些牵强,它就是有节奏,这样的儿歌,小孩子容易上口,这就足够了。”

蔡先生说得对,因为这首儿歌豫西有好几个版本,个个都不一样,但节奏都一样,都琅琅上口,都好背好记。如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喝,下不来,叫娃子,抱猫来,吱扭一声滚下来”;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喝,下不来,给个白馍哄下来”;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喝,下不来,叫来奶奶抱下来”;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喝,下不来,喊小妮儿,抱猫来,出溜溜滚下来”。

有一首流传在巩义一带的儿歌:“小白鸡儿,唠(用嘴叨,此处不作唠叨讲)柴火,一唠唠到晌午错(午后)。跟爹睡,爹打我;跟娘睡,娘打我。我独儿(音“多儿”)睡,猫咬我,咯得儿(抽泣的声音)咯得儿气死我。”这儿歌,不是控诉爹娘虐待小孩,而是借助情节来训练口语,其中的“咯得儿”是象声词,要求儿童模仿出声音和动作来。

还有:“小白鸡儿,皮儿薄,杀俺不胜(不如)杀那鹅。那鹅说:俺的脖子长,杀俺不胜杀那羊。那羊说:四只蹄子朝前走,杀俺不胜杀那狗。那狗说:我看门看得喉啞,杀我不胜杀那马。那马说:我背上鞍子就能骑,杀俺不胜杀那驴。那驴说:我一天磨了三斗麸,杀俺不胜杀那猪。那猪说:喝您家恶水(泔水)吃您家糠,把我杀了也无妨,磨磨刀,开开腔,一刀下去见阎王——啣……杀了!”

从巩义、偃师再往西走,到了洛阳一

带,这首儿歌就更完善了:“小白鸡儿,叫喳喳,客(音开)来了,让(请)到家,问问白鸡杀不杀。白鸡说:天天打鸣叫起床,杀我不如杀那羊。那羊说:四只蹄子往前走,杀我不如杀那狗。那狗说:我白天晚上看护家,杀我不如杀那马。那马说:拉磨拉得呼噜噜,杀我不如杀那猪。那猪说:喝您的恶水吃您的糠,一刀下去见阎王!”这个版本与上个相比,补充介绍了“杀动物研讨会”的缘故,便是“客来了”,要弄点荤腥待客。

那么最终究竟是杀猪还是杀狗?其实啥也不杀,只是逗着小孩子练口语罢了。以前有个误区,认为儿歌都是唱的,像唱歌那样或悠扬或激昂地唱出来,其实大部分儿歌都是背诵的,是那种略带唱腔的背诵——这也是儿歌能够训练口头表达能力的原因。

于是,许多没啥实际意义,只是练练嘴皮子的儿歌就出笼了:“骑马马,到舅家,吃啥饭,吃肉面,呼噜呼噜两大碗。”

“小老鼠儿,爬缸沿儿,噙点儿水儿,和点儿面儿,问问老娘吃啥饭儿,羊肉包子配蒜瓣儿,酸汤面条吃两碗儿。”这一首用来练习儿化音。还有一首,专门练“头”:“小老头,上山头,拿斧头,砍木头,砍了这头砍那头,一砍砍成扁担头。担起柴火下山头,碰上一个大丫头,拿来一篮大馒头,踩着一个大石头,跌了一个大跟头,撒了一地大馒头,碰坏了妮子的脚指头……”

有时,儿歌会以绕口令的形式出现,以训练小儿口头表达能力。如“凤凰山上凤花香,凤凰台上落凤凰,红凤凰,粉凤凰,粉红凤凰黄凤凰”;“扁担长,板凳宽,扁担绑在板凳上,板凳偏偏绑在扁担上,也不知扁担绑在了板凳上,还是板凳绑在了扁担上”;“一面小花鼓,鼓上画老虎,小槌敲破鼓,妈妈用布补,不知是布补鼓,还是布补虎”;“小白石,白又滑,搬来白石搭白塔,白石搭白塔,白塔白石搭,搭好白石塔,白塔白又滑”。

还有那首最著名的:“一位爷爷他姓顾,上街打醋又买布。买了布,打了醋,回头看见鹰抓兔。放下布,搁下醋,上前去追鹰和兔。飞了鹰,跑了兔,打翻醋,醋湿布。”

这些儿歌是最有趣的口语训练教材,一首又一首,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,使小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飞快地提高。

凡是农民起义,
剑锋必指京师,黄巾大
起义也不例外,几次大战
役都围绕洛阳展开,但始终
没有攻进城来。

凡是农民起义,剑锋必指京师。
黄巾起义,声势浩大。

黄巾大起义爆发于公元184年,也就是灵帝中平元年。这时的东汉王朝,已有声有色地活了160年,把洛阳城建设得一片锦绣,但“房地产建设”的巨大成就,并不能掩盖其政治统治的黑暗,尤其是东汉末期,社会已经“黑”得不成样子。

到底“黑”到啥程度?伸手不见五指吗?告诉你,比这还要黑呢!老百姓没饭吃,只好“易子而食”——你吃我的孩子,我吃你的孩子,这样才能忍心下口啊!而皇帝、高官、豪强却是穷奢极欲:汉桓帝的妻妾多达五六千人!灵帝的贪婪更胜过桓帝,竟然公然卖官,每品官阶都有定价。如果你想买官做,一时又拿不出钱,不要紧,可通过中介和灵帝讨价还价,甚至可以按揭,先交个定金什么的,到任后再加倍缴纳。官僚豪强阶层也很坏,就只认得“贪婪”二字,史载其“馆舍布于州郡,田亩连于方国”,拥有成百上千的奴婢。

贫富的严重不均,是动乱的根苗,农民活不下去,自然要反抗。个人反抗是滋事,集体反抗便是起义了。从安帝到灵帝统治的80余年间,见于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就有近百起,当然也引来了近百次的镇压。当时洛阳流行一首民谣:“小民发如韭,剪复生;头如鸡,割复鸣。吏不必可畏,民不必可轻!”黄巾起义,就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了。

起义的起火点,在冀州巨鹿郡,即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。起义的点火人,乃巨鹿郡兄弟三人张角、张宝、张梁。起义军的标志,是在头上戴黄头巾。起义军分为三大集团军,分别活跃于河北地区、颍川地区、宛城地区,全部加起来有好几十万,但多为太平道信徒。起义军热情高,战斗力却很弱,有的甚至拖家带口,带着老婆孩子参战。他们打出的口号,像一首简洁的四言诗: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!岁在甲子,天下大吉。”“苍天”指东汉朝廷,“黄天”指张角领导的黄巾军。

可是,黄巾军做事太不谨慎了,竟然派人来到洛阳,在京城官府的墙上用白土写上“甲子”两个字,作为起义的暗号,还在一些寺院的墙上也写上“甲子”,在重要州郡官衙的墙上,也写上“甲子”。

这真是生怕别人不知道,“甲子”是起义的约定暗号,怎能广而告之呢?此前,张角还派马元义来到荆、扬二州,组织了数万起义群众,赶到邳县(今河北临漳县)集中,准备配合京城洛阳起义——这也令人心惊,这么大的动作,难道不怕朝廷发现?马元义来到洛阳,联系宦官封谿、徐奉为内应,约定于三月五日(公元184年)起义。

果然,因行事不周密,起义前夕唐周叛变,把起义计划告诉了朝廷。汉灵帝听到消息,马上派人捉拿马元义,抓到后,当天中午便在洛阳街头将其车裂。随后,洛阳城实行宵禁,展开了大搜捕,凡是太平道信徒或与马元义接触过的人,格杀勿论,一共有1000多人被杀。同时,官府通知各郡县府衙,扼杀黄巾军起义。

张角见事情暴露,下令提前起义。起义一开始,难民纷纷响应,八大州都有人加入,不到10天,便占领数十座城池,上百名地方官员被杀。战火蔓延,京师震动。为了洛阳的安全,汉灵帝命洛阳外围的八个关隘布防重兵,护卫京师;任命何进为大将军,率左、右羽林军守卫洛阳。

黄巾军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。当时洛阳城内守军只有5000人,而黄巾军陆续来了14万人。14万人攻城,对付5000名守军,还会有啥悬念?胜败似乎很明显了。

洛阳守军并没有害怕,他们知道,这14万黄巾军当中,非战斗人员实在太多了,拖家带口,老弱病残,与其说是军队,不如说是一群暴民,是手持枪矛的暴民,根本不经打。

当时,洛阳周边有森林,这些森林可以掩护黄巾军攻城。于是,洛阳守军就烧了林中树木。这时候,洛阳百姓在干啥呢?如果你认为黄巾军是起义军,起义军一来洛阳大家就会列队欢迎的话,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黄巾军被朝廷骂为“蚁贼”,洛阳人担心这群“蚂蚁”来噬咬洛阳城,所以都来帮守军运送弓弩,搭建箭塔,坚决抵制黄巾军。

当时的情形是:洛阳南、北、东三面受敌,黄乎乎的全是黄巾军,只有西面没有黄巾军。其中进攻北门的黄巾军只有2万人,战斗力最弱;进攻东门的是最精锐的黑山军;进攻南门的是来自南阳的黄巾军。本来,一场血腥恶战就要发生,但总攻还没有开始,守军就主动出击了,八百轻骑悄悄出了北门,趁夜突袭了北门外的黄巾军,这支黄巾军很快被击溃。恰在这时,洛阳周围战局发生变化,黄巾军意识到继续攻城将导致全局失败,也就稀里哗啦地撤军了。

洛阳城由此免去一劫!本来黄巾军见洛阳守军死硬,发狠道:杀进洛阳,鸡犬不留!这下倒好,战事免了,洛阳城躲过一场血腥。不幸的是,东汉王朝虽说气数尽了,但临死前还动员了像卢植、皇甫嵩、曹操等人,这些“三国英雄”很快绞杀了黄巾起义。虽说黄巾起义的余火还冒了30年的烟,但毕竟功败垂成!

这正是:黄巾起义风云起,剑指洛阳京师地。功败垂成河洛间,可惜可叹复可泣。

黄巾军兵临洛阳城

洛
春
秋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(十)

□记者 孙钦良